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主编：姚海军

立方体之战·突围

[美] 玛丽亚·斯奈德 著 千江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立方体之战

突围

[美] 玛丽亚·斯奈德 著
千江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INSIDE OUT by MARIA V. SNYDER
Copyright: © 2011 BY MARIA V. SNYD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CIENCE FICTION WOR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方体之战·突围/[美]玛丽亚·斯奈德 著;千江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364-8564-8

I. ①立… II. ①玛… ②千…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2974号

世界流行科幻丛书

立方体之战·突围

出品人 钱丹凝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著者 [美]玛丽亚·斯奈德
译者 千江
责任编辑 宋齐
特邀编辑 明先林
封面设计 施洋
版面设计 施洋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8.875
字数 213千
插页 2
印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7年5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17年5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24.00元
ISBN 978-7-5364-8564-8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厂址:四川省郫县现代工业港北区蜀新大道北一段356号 邮编:611730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侄女，感谢你阅读我的初稿。

正因为你这么喜爱我的小说，
才让我产生了自己可以为年轻一代写故事的想法。

同时纪念我最爱的祖母，玛丽·萨尔瓦多利，

还有我的挚友黑兹尔。

1

一股震动传过我的身体。我醒来，周围一片昏暗，我不确定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伸手朝四下摸了摸，发觉左右都是弯曲的光滑墙壁；我又碰了碰头顶——这是管道里面。

远处传来一阵轰鸣，令人不安，可我迷迷糊糊的，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雷鸣似的声音越来越响，管道的抖动也越来越猛烈。是水流，正朝我奔涌而来。

我慌忙在狭小的管道里爬动起来。前面有一道敞开的舱口，里面透着蓝光，可就在我快要接近时，光脚却在管壁上打起了滑。这种关头，那舱口在我看来简直遥不可及。

汹涌的水流朝我袭来，这时，卡贡说教的声音开始在我脑子里回响：“特蕾拉，总有一天你会遭大殃，粉身碎骨，从淋浴喷头里流出来的。”

我总算爬到舱口，一头扎了进去。我很肯定这时水已经冲到我的脚后跟了。爬上坚实的地板后，我立刻跳起来，猛地盖上舱门。舱口

闭合,整个管道剧烈震动起来。过了一阵,水流渐渐退去,震动也停歇了。我摸着冰凉的金属墙,把冒汗的额头贴了上去,努力平复急促的呼吸。

这回太险了。蓝色灯光柔和地照耀着这里的滤水机械。据刚才的水流判断,现在是十八点。上层人总是严格遵照时刻表办事。

我检查了一下工具腰带,确保没什么损失,手电筒也还能用。然后我爬出水管,从通风管道抄近路来到第二层。走管道和通风井是为了避开其他擦洗工,可一旦打开通风口跳下去,降落在挤满擦洗工的走廊里,我的安宁时光就宣告结束了。

有人撞了我一下。我警告道:“看着点儿路!”

“您不该纡尊和我等贫民走在一块儿啊,女王陛下。”对方满脸讥讽地朝我一鞠躬。

我早习惯了咒骂和怒视,所以只是耸了耸肩。狭窄的走廊里,我被人群推搡着往前挪动。下两层的世界就是这样,整整一周,随时随地都挤满了擦洗工,而擦洗工的人生就是工作单位和宿舍之间的两点一线。我们被称作“擦洗工”,因为锈和灰是“里面”的大敌,必须有人负责对付它们。另外,擦洗工同样要维护机械系统网,不管上层还是下层,都指望它活命。

擦洗工总是你推我挤,愁眉苦脸,抱怨连天。所以我讨厌每一个擦洗工。卡贡除外。没有人会讨厌卡贡,因为他善于倾听,总是对别人的悲惨故事抱有同情心。他能让人笑——笑这种表情在这儿很稀罕,就和卡贡这种人一样稀罕。

我朝 G2 区的自助食堂走去。那食堂在这个时间还开着。

据我了解,“里面”的长度和宽度相同,共四层高,全由金属板构成。按照我的估算——不知为什么,“里面”的准确面积和规格是保密的——“里面”总长两千米、宽两千米、高二十五米。每一层都划分

为九个区域。

在正方形里画两条横线、两条竖线，就能得到九个小正方形。第一行的三个小正方形被称作 A、B、C，第二行就是 D、E、F，最后一行为 G、H、I。“里面”的结构就是这样，每一层都有 A、C、G、I 四个分布在四角的区域，以及 B、D、E、F、H 五个不在角落的区域。每层地图都一个样，真是乏味、老套，连猜都不用猜。

整个 G2 区都是配备给下两层的食堂和餐厅，数字“2”表示该区域位于第二层。在这里，就连一个年龄刚满四百周的擦洗工都不会迷路。G2 区正下方的 G1 区——也就是最底层——是种植水培植物的地方，这样安排是为了方便种菜工把蔬菜运给厨房工。

才到食堂门口，我已经感到人群散发出的闷热霉臭气息扑面而来，同时袭来的还有嘈杂的声浪。我在门前停住了，考虑只是为了吃饭，就要和这么多擦洗工挤在同一间房里，到底值不值得。但我的胃抗议起来，逼我走进食堂。

取食物的队伍永远都排得那么长。我拿着托盘等候，无视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吃饭之前，大多数擦洗工会把工作服换成休息时穿的绿色连体服，看起来都一个样。但我二十点得去刷洗通风管，所以还穿着紧身工作服——我全身都裹着滑溜溜的深蓝布料，只有双手、双脚和头部露在外面。打扫又窄又细的供热管道时，穿这种面料的衣服便于在里面滑动。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没穿软皮鞋的人，但我不在乎——我的鞋落在 F1 区的宿舍铺位上了。这也没什么，反正有那么多擦洗工打扫卫生，地板根本没机会变脏。

我把托盘放在金属架上，面对三选一的菜色，指了指其中一个。盛菜的容器都很大，分别装着绿色、黄色、棕色的汤汁，闻起来都是一股馊掉的蔬菜味儿。这些菜式的优点在于原料少、做法简单、循环利用起来也容易——这一点最为重要。我都懒得看菜名了。反正不论

厨房工管它叫“焙盘”“蛋饼”“炖菜”还是“汤”，尝起来都是一个样——煮得烂糊的菠菜味儿压倒一切，其他食材的味道根本无迹可寻。

替厨房工说句公道话：他们也没多少水培植物可供选择。这里种的菜都是易活品种，顾不上什么多样性，加以荤菜翻来覆去都是羊肉，谁又能捣腾出新花样？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吃点儿别的东西。

我端着菜找了个空位坐下，任凭沸腾的人声将自己包围。

“你去哪儿啦？”一个声音盖过嘈杂的背景音，朝我发问。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卡贡的大脸。他一屁股坐进我旁边的位子。

“工作。”我回答。

“十点你就轮完班了。”

我耸耸肩，“为了上层人，我得确保所有管子都一尘不染呀。”

“呵呵，说得好像你需要打扫很久似的。”卡贡说，“你一定又在管子里睡觉了。”

“别提这事儿。”

“你会受伤的。”

“有谁在乎？还能节省一个擦洗工的口粮呢。”

“看来某人不高兴啊。怎么回事，特蕾拉？你的衣服都湿啦！”卡贡装出幸灾乐祸的样子。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善意的微笑，完全没被我的坏情绪影响。

“你怎么还不干活儿？换换风扇皮带什么的。”我反问他，并尽量表现得讨人厌。不过卡贡没生气，他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不过，在别的擦洗工面前，我从不开玩笑。

几名擦洗工从我们桌旁走过。他朝他们点了点头，微笑着打招呼。

“E2区盥洗室的淋浴喷头好了吗？”卡贡问其中一人。

“好用多了。”那人回答。

我对这些琐事没有兴趣，于是自动忽略了他们的对话。

说起来,我这唯一的朋友的生活也不容易。卡贡是个大块头,挤不进管道,所以加入了养护队。他的工作很零碎,但多数时候也很繁重,和擦洗管道的劳累程度差不多。上层人觉得下面的人太闲是件危险的事。

除了养护队,擦洗工的工作单位还有循环厂、医务室、育儿中心、水培植物间、厨房、畜牧场、固定垃圾处理站和污水处理厂。大多数擦洗工的工作都是上头分配的。育儿嬷嬷会留意她负责的每个孩子有什么特长、适合哪种职业,然后推荐相应的工作。我个子小,自然就成了擦洗工。这活儿在我看来再好不过了。

“你下一班是几点?”

“一小时后。”

“很好。有人想见见你。”卡贡眼中透出热切的光芒。

“别再拉我去见先知了。拜托,卡贡,你又不傻,偏要上这种当。”

“可是这次——”

“这次多半就和上次,以及上上次,还有之前的五次一样。那些人一直空谈,从无行动,只会散布虚假的希望。你知道,他们肯定是上层派来的间谍,目的是防止擦洗工造反。”

“特蕾拉,你太悲观了。还有,这次先知是点名要你去,说你是唯一能帮他的人。”卡贡似乎觉得,那人发出这么神圣的召唤,我一定会受宠若惊。

“我有正事要忙。”我端起托盘,准备离开。

“忙着在管道里面睡觉?忙着假装自己与众不同,不用跟其他人挤在一起?”

我怒视着他,尽量凶狠地皱起眉。这种表情通常能把对方吓退一步。

卡贡却凑了上来,“拜托了,去听听那人有什么话要说吧。”

他的脸上再次流露出对先知的坚定信仰。可怜的卡贡，我暗想。他要怎么承受又一次失望的打击呢？我又怎能拒绝他呢？毕竟我脾气这么差，只有他肯忍气吞声地跟我做朋友。况且我们是一起在育儿中心长大的，他曾经那么关照我。

“好吧。我去听听，但我不能向你承诺什么。”我说。也许我能戳穿那个先知的骗局，让卡贡及时醒悟。

我们把托盘里的剩菜倒进垃圾箱，离开了食堂。卡贡带我穿过第二层的主廊，朝 A2 区的楼梯走去。

“里面”的走廊很狭窄，墙壁是布满铆钉、刷着白漆的金属板。人控警^①的最新宣传海报、擦洗工的劳动时刻表和行为守则，就是一、二层公共区域的全部装饰。不过每个区都有一大片绿色植物，多少打破了一些单调。然而，要不是必须用这些植物来净化空气，我确信人控警会连它们也撤走的。

我从来都没耐心在主廊里挤来挤去，可有卡贡这个大块头开路，我毫不费力地跟在了他背后的空隙里，谁也挤不着。难得的片刻安宁啊。

我们走下一道宽阔的金属阶梯，脚心冰凉刺骨，这时我真希望自己穿着鞋——在通风管里光脚方便，在走廊里就未必了。

卡贡把我带到了 B1 区。看来这个先知倒有点儿头脑。B1 区堆满了洗涤机器，一排排洗衣机和烘干机就像列队待命的战士。洗涤房向来是最拥挤的区域，不但在这里劳动的工人最多，而且每个住在下两层的擦洗工都会来这里领取干净制服。

先知就在休息室门口的台子上，居高临下，被一群人拥在中间。

“……条件十分悲惨。上层人有自己的房间，你们却只能睡通铺。但你们的苦不会白受！你们终有一天会寻找到安宁，在‘外面’得到足够的空间。”先知的声音强劲有力，盖过了机器的轰鸣。

① “人口控制警察”的缩写。

我凑近卡贡，“坐轮椅这招倒挺妙的，能博些同情分。他叫啥名字来着？”

“破碎人。”卡贡的语气里满是敬畏。

我失声笑了出来。先知暂停讲话，灰色的眼眸紧盯着我。我不甘示弱地回瞪向他。

“有什么令你觉得好笑的吗？”破碎人问。

“有啊。”

卡贡往我面前一站，“她就是特蕾拉。”

坐轮椅的破碎人惊愕地闭上了嘴。显然，我和他想象中的模样大不相同。

“孩子们，我得和她私下谈谈。”他说。

我差点儿又难以置信地嗤笑起来。他说得好像下两层存在“私下”这种情况似的。

人群散了，留下我和这位新来的先知大眼瞪小眼。他长着一头长长的金发，手上没有茧。下两层没人是金发。染发是上层人独享的奢侈。

“特蕾拉。”他用低沉浑厚的声音说。

“听着，”我说，“如果你想引诱这些小绵羊，悉听尊便。”我抬手指了指那些正在劳作的擦洗工，“但别给卡贡灌迷魂汤，骗他‘外面’有更好的地方。等你回上层补染头发的时候，我可不想他被丢在底下自个儿伤心。”

“特蕾尔^①！”卡贡瞪了我一眼。

“你不相信我？”破碎人问。

“不信。你不过是替人控警办事的特工，到处宣扬我们被循环以后，生前的劳碌就会如何如何获得回报。噢，你可能会在下面待一百周左右，但在下个先知来‘换班’后，你就会一走了之。”我偏了偏头，

^① 特蕾拉的昵称。

露出思考的模样，“来‘换班’的人或许会是个缺胳膊少腿的，要是你的轮椅形象反响不错的話。”

破碎人大笑出声，引得附近的擦洗工转头看我们。“卡贡说过你不好相处，但我看他还是太轻描淡写了。”他仔细打量着我的脸。

我不耐烦地问：“你找我做什么？”

“我需要借你的本事用一用。”破碎人说。

“什么本事？”

“你熟悉‘里面’的每一处通风管、走廊和水管，知道哪里有近路、哪里有洞口和梯子。只有你能替我取到我需要的东西。”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对‘管道女王’的传说略有耳闻啊。后来卡贡告诉我的传言一点儿也不假。”

我对卡贡怒目而视。这个绰号是我还在育儿中心的时候，同组的擦洗工奉送的，目的可不是赞美我在探索管道网络方面的天赋。恰恰相反，他们给我取这个绰号，只是为了嘲讽我喜欢躲起来独处。

“你愿意帮我吗？”破碎人问。

“帮你什么？”我反问。

“你刚才没猜错，”他身体往前倾了倾，压低声音，“我曾经是上层人。”

我警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别怕，”他赶紧安慰道，“我不是人口控制警察。你们管他们叫什么来着，人控警？我曾经是空气管理员，管理空气系统，确保过滤器干净，氧气含量也符合呼吸标准。”破碎人使劲儿张开嘴，指了指后槽牙上一道宽宽的口子，“看见我的端口了吗？”

“缺颗牙又不奇怪。”我说，“我知道D1区有个女人能帮人弄掉任何东西，包括身体器官。”

破碎人抬手揉了揉脸，纤长的手指沿着脖子优雅地滑过，“听着，我只能按照人控警的宣传套路来传道。如果我说真话，告诉擦洗工‘闸门’确实存在，人控警就会把我循环掉的。”

他的话好似给了我胸口一道电击：他提到了“闸门”，语气还挺严肃。“闸门”只是流传于下两层的传说。人控警坚称不存在通往“外面”的物理通道。可不管他们怎么说，这类传言还是屡禁不绝，人们喜欢猜测“闸门”在哪儿，对它津津乐道。

人控警派来的先知布道时，都说人只有死了才能抵达“外面”，前提还是他们生前辛勤劳动、遵纪守法。某个擦洗工的肉体被喂给“咀嚼机”后，如果他满足条件，灵魂就能飘向外界。

大多数擦洗工都相信这一套鬼话。我偏不。灵魂这东西根本不存在，我们的肉体也注定被困在“里面”。

“你再说一遍？”我对破碎人说。

“‘闸门’是存在的，而且我能证明这一点。我被贬到下层之前，藏了一些光盘在原先的寝室里，F3区3421号房。我需要这些光盘，但只有你才能帮我偷到它们。光盘里可能有关于‘闸门’位置的信息。”

“可能有？”看吧，他现在就开始找台阶下了。

“我还没来得及看光盘的内容。”

“好借口。我没资格去上层。上下层之间有上了锁的空气滤网，好把贱民挡在下面。况且，如果被人控警逮住，我恐怕就得被送去喂‘咀嚼机’，沦为水培植物的肥料了。”我打了个寒战。“里面”可没那么多空间当监牢，人控警只需一声令下，就能把不待见的人送去循环。

“你之前上去的时候可没这么多担心。”卡贡说。

我打了他胳膊一拳，“闭嘴。”

他微微一笑。

“也许她只是怕了。”破碎人说。

“我不是怕，只是没有蠢到会中你的陷阱。”我反驳道。

“我的意思是，你害怕我说的是真话，这样一来你就必须相信我了。”

“我不必相信任何事，尤其是你的谎话。”我转向卡贡，“提防这人。”

我正要离开，破碎人叫道：“你是要去打扫十七号通风管吧？”

我停下了脚步。

“我出‘事故’之前，工作任务就是安排清扫时刻表。”

我转身，“编得不错，可下层到处都贴着清扫任务分配表。瞧见了，卡贡？他在凭空捏造。真正的先知是不需要靠欺骗吸引信众的。”

“我确信之前也没哪个先知和特蕾拉·加勒德·桑奇亚打过交道。”破碎人说。

我全身的血液仿佛一瞬间凝固了。擦洗工从不操心自己的血统如何，大多数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识，也压根儿不在乎。擦洗工仅仅源源不断地生出更多的擦洗工。我们的血脉交相混杂，就像绘画用的调料一样，不知掺了多少种颜色，结果是所有人都以棕眼睛、棕头发的面目出生，在育儿中心成长，等年纪差不多了就上岗工作。我也不例外，长着棕发、棕眼，一看就知道是个擦洗工。

只有上层人才在意血统和家族传承。此外还有人控警，他们记录着“里面”每个人的身世。

加勒德和桑奇亚都是上层人的姓氏。

破碎人注视着我，“这是真的，特蕾拉。你父亲生前是加勒德家族的一员，母亲来自桑奇亚家族。你出生时有一双蓝眼睛，和父亲一样，可后来他们让你的眼睛变了色。”他停顿片刻，好让我消化这段信息，然后接着说，“你在上层不算纯种，但在下层，你的血统算是相当优良了。”

2

“你怎么知道的？”我质问。

“我说了，我也曾经是上层的一员。可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你父母的事情，就得先替我取回光盘。”破碎人往椅背上一靠，得意地一笑。

我朝他迈了一步，正准备答应，脑中突然闪过一道冷光。难以置信，我差点儿中了他的计。倘若生我的人把我抛弃给擦洗工抚养，这样的父母，我干吗还要在乎他们是谁？

“你跟我扯什么血统，是不是觉得我会感动流泪，恨不得马上找到有关我父母的线索？没门儿。”我拉住卡贡的胳膊，迫他转身和我对视，“离这人远点儿，他是个危险人物。”说完，不等卡贡劝阻，我便转身朝下一个工作地点赶去。

打扫通风管的时候，我尽力不去想破碎人的事，可这任务只要求跟着嗡嗡作响的吸尘器走动就行，我很难不东想西想。吸尘器看起来就像个毛发茂密的小矮人，一边打转一边自吟自唱。我要做的只是打

开它,确保它中途不出故障,然后在管道尽头关掉它。

我身高一米五几,身材纤瘦,做管道清洁工作再合适不过,但我还知道怎么修理坏掉的吸尘器。这都是卡贡教我的,我也因此成了少数配有专用工具腰带的擦洗工之一。我的腰带是黑色的,用的布料和制服一样,上面的每个口袋里都装有一件工具,其中就有我的小型手电筒。普通工具包在又窄又细的管道里不适用,它们会晃来荡去,跟管壁磕碰,影响我的行动。

这一班没发生什么插曲。我有足够时间细想破碎人告诉我的那些话。它们越来越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就像渗透金属的酸液。

他措辞狡猾,耐人寻味。“你父亲生前是加勒德家族的一员”——“生前”,意思是他已经死了。“母亲来自桑奇亚家族”——暗示她还在人世。他是挺狡猾的,但忘了我从小就是擦洗工,家族对我而言毫无意义;至于我的生身父母是谁,那是人控警才操心的事。我也许对抚养过我的育儿嬷嬷有些感情,但也仅此而已了。破碎人不过是想把我哄进他的圈套,好给人控警循环我的理由。

吸尘器卡在了一个转角处,随着马达的转动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我轻轻推了它一把,让它继续上路。通风管的弯转得越来越急,我将两臂支撑在管壁上,靠蹬两只光脚紧跟在吸尘器后头。通风管是“里面”管道网络的主干道,为各层提供空气。它从每一层中间穿过,如果我能打开二、三层之间空气滤网上的锁,就能一路直达第四层。

破碎人的声音还在我脑子里回荡。装着“闸门”信息的光盘就藏在第三层。这可能是真的,但更可能是假的。可是,如果我找到光盘,至少能向卡贡证明那先知是假货。

在这一班十小时的工作中,我跟着吸尘器一路打扫,脑中的想法变来变去,始终没决定去不去验证破碎人的说法。吸尘器打扫完我辖区内的最后一根通风管后,我关掉了它,把它装进一个清扫工具柜。

按照规定,四十点之前都是休息时间。这个安排对所有擦洗工都一样,我们休息十小时,再上十小时班,中途每五小时休息一次。不存在节假日。因为一星期由一百个小时构成,我们每星期工作五班。“里面”的一切活动都能以数字“10”为单位进行划分,这样一来生活才足够简单,即便愚蠢的擦洗工也明白。每个工作小队包含十名擦洗工,每位育儿嬷嬷照管十个小孩,每十周叫作一个“十周”,每一百周叫作一个“百周”^①,诸如此类。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老人管“百周”叫“一年多”,可我完全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另外,劳动时刻表是将所有擦洗工分成两拨、错时排班的,所以无论何时,“里面”都只有一半的擦洗工在上班,这样可以节省宿舍铺位。我就和另一个从未谋面的擦洗工共享同一张床。当然了,我从不回自己的铺位睡觉。

我的清扫工作在 D2 区结束。这时,我必须做个决断了。在我的下方,一排又一排的上下铺占据了一、二层的 DEF 区。从这个位置出发,只需要往东走两个区,再向上爬一层,就是破碎人口中光盘所在的地点。

上层人居住的两层空间布满了宿舍套间以及专供高级官员居住的巨大套房。

只有少数特别忠诚的擦洗工才有资格清扫和维护上两层的设施,给上层人运送食品和衣物。我可不是那种人。我没兴趣讨好人控警,赢得他们的信任。好在人控警几乎不用探测器监控“里面”的管道网,因为他们过分相信自己的滤网,相信擦洗工逆来顺受。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他们基本没错,除了没料到我们当中存在一些异类。

但我又想起了一些传说:人控警曾经尝试在下两层安装监控摄

^①本书中“百周”常作为一个“纪年”单位出现,为保持原书特色,译文保留了这种写法,特此说明。